

# 永恒的雲

秦林

3.7  
04  
0255

I 206.7

8504

Q



# 永恒的雲

秦林



\* A 1 0 3 2 3 5 5 \*

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永恒的雲

---

作 者：秦 林

出 版：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Blk 231, Bain Street #02-101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Tel: 3372338

印 刷：光华印务

ISBN : 9971-84-261-0

定 价：\$6.00 M\$6.60

# 我与写作

一位“知名度”颇高女作者以为她最高兴的是每天都能读到她的大作刊登出来（大意）。记得在大约十多年前，自己的习作发表了，可以高兴好几天。在《伴侣》（香港出版的综合性杂志，已停）上，何达将我的诗作出了一个特辑，还加了评语和美词，内心的兴奋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总之，我相信每个作者都会有她所体会到的那种经验。不过于我来说，现在不单不会有高兴，且存在深深的焦虑。从丘絮絮老师、连士升先生以至何达、舒巷城等所予我的鼓励和关怀，我深深感到自己在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之前，缺少深思熟虑。当初，凭着青年人丰富的感情和旺盛的创作欲，大抒个人之情。不错，诗创作需要真挚和丰富的感情，少年歌德因此才能写下感人的抒情诗。但是，若对生活没有抱着真诚的态度，没有精细的观察和体验，一个诗人怎能写出更有气魄，向广度和深度作出了无穷尽的发掘！

一方面认真对待生活，一方面也要认真阅读和学习。开始对历史颇感兴趣，后来遂转向于新文学作品。几乎能读到的都要一读再读。自己也说不上最受那位诗人的影响。闻一多的爱国忧时，臧克家的淳朴厚实，艾青的热情，何其芳

的真挚，冯至的理智，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罢？象那些比较不出名，但默默地工作以至贡献他们的生命的作者，更能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一些诗人的技巧，象卞之琳；一些诗人的风度，象郑愁予，都令人折服。

当地一些诗作者（有些是朋友）颇爱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技巧。无可否认，文学的语言是有生命的，尤其是诗的语言，更要灵活，“新文学”的一些传统手法，有时候实在是无法表达现代人的复杂的生活面貌。但千万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吸收的是他人的长处，而非短处。更不能利用这点来作“逃避生活”的藉口。在技巧的圆熟以及不作无病呻吟的“现代诗”作者里，我以为淡莹的诗最令人赞赏。她是颇能吸收东西方之长的女诗人。

读到唐文标呼吁诗人走开，以为没有诗人人们也能生活得更正确，不禁令人三思。（几千年前，柏拉图不是曾对诗人下过逐客令？）不错，那些吟风花雪月的诗人于大众社会是无益的，他们站在路上拦路，夫复何理？我想，诗人也不必将诗写得平白无遗，而破坏了诗的高度艺术性。总之，诗，要象哈代的黛丝姑娘一样活泼健康，青春美丽，令人欣赏喜爱。

今天，西方文明逐渐受了物资的侵蚀，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似乎再也发不出强而美的音来。诗，象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受尽人们的鄙视。然而，我们仍要唱出这一代的坚强的歌声。

27·9·78

# 目 录

## 1 我与写作（代序）

1 原甸：《写在中国的诗》

5 读《丽人行》随感

9 宁舟的内心世界

12 柳北岸著《无色的虹》读后

15 尤琴的《孩子的脸》

18 喜读长谣的《重访旧居》

24 评介康静城的《长槽集》

29 题材新颖的小说——尤琴的《素丽叻要去合艾》

33 丁云印象

36 我也来谈连士升

38 长江后浪推前浪

40 郁达夫的影响

42 几点补充意见

44 肖红

- 46 阿诗玛，你在哪里？
- 48 傅雷与翻译
- 50 老舍的创作态度
- 53 我爱读杨朔的散文
- 58 《萧红散文》
- 63 读《真话集》随感
- 65 散文家丽尼
- 68 介绍《并蒂莲》
- 71 张贤亮的“痛苦中的欢乐”
- 74 杜运燮的《南音集》
- 77 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稳健起步
- 80 乡土作家何士光
- 82 一部交感涕零的文学作品——读“天云山传奇”札记
- 84 白发的姚雪垠永远年青
- 87 优秀散文家秦牧
- 92 黄春明的小说人物
- 95 吴晟的《向孩子说》
- 99 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
- 101 默默展绽——介绍张腾蛟的散文
- 105 随谈陈若曦的《老人》中自然主义痕迹
- 109 同黄春明在一起
- 113 诗人余光中
- 117 心灵的淡泊者——诗人痖弦

- 122 从“门外汉”的话说起
- 124 舒巷城的小说
- 126 刘以鬯的小说
- 129 酒徒
- 132 罗亭
- 134 丽莎
- 136 西线无战事
- 140 麦田捕手
- 143 韩国的新诗
- 147 日本文坛“长青树”——井上靖
- 149 《温暖的河流》予人温暖
- 153 爱写魔鬼的作家
- 156 国木田独步的创作手法
- 161 略论《地歌》的人物描写
- 166 唐祈论
- 174 后记

# 原 甸：

## 〔 写在中国的诗 〕

原甸是位华裔的星马诗人，在六十年代发表过不少作品，很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读者欢迎，出版过诗集「青春的哭泣」和「原甸诗选」。最近「新马文化社」又出版了他的「写在中国的诗」，这是爱好原甸诗的读者的好消息。

原甸的诗歌语言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

他的诗所写的意境，既不是那么深邃、神秘，也不是刻意的精致、眩目。它只是很自然地倾吐出来：

节日的北海  
是欢乐的海  
手风琴伴着歌声  
把羞涩的月亮唱出来  
星星听入迷了

忘了抓紧宇宙的天环  
疏疏落落掉下几颗来  
搁在树丛里、湖畔上、亭檐边

.....

我伸手掬一把湖水

想把金光掇起来  
但我掇起更多的  
是金色的日子  
.....

（「中秋节泛舟北海」）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丰富而恰切的形象，把节日的北海的热闹的气氛和自己幸福的感受都表达出来了。

但他的「红叶题诗」，更具有形象的魅力：

西风夜夜从这里经过  
带来一葫芦的好酒  
满山的枫树痛饮了  
醉得片片枫叶满脸通红

醉眼朦胧的枫叶  
攀住树枝在半空狂舞  
怀着醉者的童稚之心  
戏弄着低垂地面的秋阳的金须

时而用含糊的醉语  
彼此唔唔地交头接耳  
时而又象互诉着什么谗言诤语  
引起了这里那里的阵阵哗笑  
.....

在这首诗里，诗人将西风比喻为一个披白巾的老者，提

来了一葫芦的好酒，让满山的枫树都喝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也是一个生动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在全诗中发展着：不单是写枫叶醉得满面通红而已，还写它们顽皮地扯弄「秋阳的金须」，和彼此的谐语和哗笑；把枫树当作一个「醉汉」来描画，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许，我们可以说原句在形象的塑造上，还没有达到千锤百炼，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写得更完美；但他对于节奏的掌握，却有相当的功力。这在许多诗中都看得出来：

快打开吧！

快打开吧！

不能见将窒息者窒息呵

不能见呻吟者呻吟至无声呵

不能见匍匐者痉挛至不动呵

让我们抡起拳头

让我们狠狠地飞起腿

让我们带着锤子、斧头

让我们唱着歌

用力推哟！

用力拉哟！

用力踢哟！

用力踩哟！

用自己的手

开门……

门  
要倒了  
门  
终于倒了……

（「门」）

在这里，原甸熟练地运用了华文的口语，产生了强烈的节奏效果，通过声音的形象，更丰富地表达了诗的内容。「用力推哟！用力拉哟！用力踢哟！用力踩哟！」这四声有力的叫喊，显示出群体的力量，把那关得太久的门打开了！

原甸的诗歌有其独特的风格，而这风格的形成又和其诗歌语言分不开。但诗歌语言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和诗人生活经验的丰富，思想的成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当我们研究分析他的诗歌创作时，不应忘记他所继承的传统是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忘记这点，就会「见树不见林」。

（与华山合写）

## 读《丽人行》随感

虽然赫曼·赫塞认为关心题材是作家份内的工作，读者只应注重作品的技巧。他是发现到模仿并假装拥有观念及情操是一件易事，但高超的写作手腕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学到。大体上，我还是不敢同意这种看法。就拿梅拉的短篇小说集《丽人行》的第一篇《小贝壳的梦》来说罢，它只不过是陈腔烂调，同时下流行小说一模一样，只不过作者的技巧很细腻，她的笔有会变魔术的本事，将一个“相会旧情人”的庸俗题材写来有声有色，再加上夜间海边朦胧如画的布景，就这样来打动少男少女的情怀。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再见的时候》，偶然街上遇见旧情人，约她来家认识“宽宏大量”的太太，还备有她爱吃的红烧鱼头，这岂不更增加双方的惆怅？作者的主题，所要说的就是“去年今日此门中，桃花人面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样的才子佳人的思想。更糟的是，这种思想连十四岁的白小石也染上了。这真不幸啊！白小石小弟弟内心相爱的灵芝姐姐要嫁给一个青年（女大当嫁）而离开他了，等到两个月后的一个阴霾的黄昏她再回来，山头立了一座新坟，那墓碑的鲜红字迹：“白小石之墓”，这就是痴情种子的下场。“你不要嫁

行不行？”变成绕樛余音了。这是真实的故事，还是一场梦呓？这只有作者才晓得。

在写作手法上，梅拉似乎同早期的巴金一路子。《嚼香口糖的女孩》在刻划一个少女的“享乐主义”观点和其对待人生的态度，有很深刻的描写。这个女性，先是抢夺姊姊的“姊夫”，后来又有了新的 boyfriend。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莱佛士坊，“和两个高大的外国人在一起，一边一个紧紧地把她夹在中间”，堕落为陪游女郎了。作者：“是真正的导游者不要紧，怕的是她们所干的是不正经事呀！所谓陪游，陪的又是什么？而游的又是什么？”话中意义深长。是的，象香口糖一样，她的香味和甜味消失后，就会被人吐掉的！这，又是谁的错？谁的责任呢？作者并没有指出来，难道是“无知”的错？《死水微澜》里的儿子反对母亲再嫁，坚决不肯原谅她，这做儿子的对，还是不对？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是她认为作家不是法官，还是不应该有判断的能力？

《金花》刻划一个单纯的女性，她受教育的机会不多，结婚后受到生活的折磨，孩子的拖累。然而，她心地善良，关心别人，保持乐观精神。这样的妇女在我们社会各个角落，她们是值得作家去发掘、去赞扬和去学习的。

《牺牲》也为我们刻划了一个为人牺牲的保叔的形象。同时，也对目前的“教育”提出了问号？保叔的牺牲的确太大，太不值得了，这社会有多少个保叔的例子呀，这样的情形能否从今避免发生？

《夫妇俩》的章太太也是被作者肯定的人物。结婚后的章太太在章先生眼中似乎俗不可耐，直到有一次章太太关心他人的行为感动了章先生，从而改变了整个印象。

对这些小人物的关心的观察，才能使作者写出这几篇蓬勃生气的作品。

另外，作为主干的《丽人行》篇，也颇似《星星、月亮、太阳》，由甘素兰，温婉儿和徐菁三人分别代表，重点在温婉儿。甘素兰的形象同那“嚼香口糖的女孩”一样，“认为要及时行乐，尽情的享受才不至于辜负青春，浪费青春。”但在徐菁的看法却是“青春是要献给有意义的工作，青春是要献给祖国和人民，这才能使青春焕发出异彩。”这是两种相对的看法。而温婉儿就象林黛玉一样多愁善感，终于不敢爱她所爱的人，遵从父命嫁给表兄。这种女性形象千遍一律，看多了使人腻死。

我不应该忘记说作者除了有高超的文字技巧外，对小说的结构，气氛的陪衬也有她的一手。在短短的几千字里，作者刻划的人物栩栩如生，情节紧凑，有着很完整的结构。在气氛陪衬方面，如《小贝壳的梦》，有海边为布景，又加上惨白而温柔的月亮。《白小石》里，陪伴着白小石的新坟的是三两只乌鸦发出刺耳的怪叫。《死水微澜》里，“朦胧的灯光照着她泪痕斑驳的脸”……这些例子举手可拾。在写作小说方面，梅拉是很“称职”的。对一个手工匠或专家，我们要求的是“称职”。对一个作家，他能“称职”就能获得人们的尊敬和信任。而作家就象雕刻家一样，细心的刻划每

个主干和细节，从主题选择以至写作手腕。

17·3·77

# 宁舟的内心世界

## (一)

宁舟的新作《最后一首歌》读到快结尾时，我的脑海里蓦地跳出一个念头：她又快要提果陀或尼采来了。果不出所料。这是因为《心灵深处》这本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逃避与追求》写唐教授因婚姻不满意，另恋一少女小晓。他们志趣相投，谈尼采的哲学，谈存在主义，结果，制造出一幕悲剧，因其中一个一定要退出（作者：尼采认为人类应该面对存在的悲剧。）最后是女方很理智的（从这可推翻另一结论：爱情是盲目的。）退出这悲剧，男方则须负责演完它。

在《心灵深处》，鲍丽也是陷入“为自己的存在而活”的忧郁中。成长，对她，是一种疼苦。（这又是存在的哲学！）她为了孝顺妈，选择教师为职业，却希望妈不要勉强她嫁给简伟于，最后，矛盾顺利展开。母亲了解了她的职业选择是为了讨好，于是，也不再干涉丽儿的自由。

《黎，你从那里来？》写一幕“相亲”的经过。她并不喜欢黎，一点也不了解他。但，只要黎隐抛下对她的无理歧见和她携手同进，她不会计较过去，相信两人能创造出安宁